

延安集

丁玲

13132.20/15



人民文學出版社

延安集

丁玲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218

字數 139000

延 安 集

著 者 丁 玲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泰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1-50000
定價7.000元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目次

三日雜記	一
袁廣發	一九
民間藝人李卜	三〇
記磚窖灣騾馬大會	四〇
田保霖	五一
夜	六一
我在霞村的時候	七一
入伍	九六
新的信念	一二五
一顆未出膛的槍彈	一五四
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	一六八

附錄

『陝北風光』校後記所感·····	二三一
『我在霞村的時候』校後記·····	二二六
『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自序·····	二二七
編後記·····	二四三

三日雜記

一 到麻塔去

也許你會以爲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彎的寂靜的山溝裏行走。遍開的丁香，成團成片的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刨梢的感到頭痛的吧，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的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的盤踞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却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的、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

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爲止呢？

快黃昏了，我們要去麻塔村該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聽到了吆牲口的聲音，再轉過一個山坡，錯落的窑洞和柴草堆便出現在眼前，已經有炊烟在

這村莊上飄漾，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遠遠的站在樹底下好奇的呆呆的望着，而我們也不覺的呆呆注視這村莊了。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闢的土地，但上下左右仍殘留着一叢叢的密林，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面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它的窯洞分上中下三層，窯前的院子裏立着大樹，一棵，兩棵，三棵，喜鵲的巢便築在那上邊。

忽然從窯上面轉出了一羣羊，沿着小路下來了，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了一羣羊，又繞到上邊去。攔羊的娃娃用鐮子使勁的拋着土塊，沙沙的響，只看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羣，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了外面老羊的叫喚，便不停的咩咩的號叫，這叫聲充滿了山溝，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的朝窄狹的門口直搶，夾雜着孩子們的叱罵。我們便也跟到羊欄邊去瞧看，瞧着那些羊羔在牠們母親的腹底下直鑽，而鑽錯了的便被踢着滾出來，又咩咩的叫着跑開，再去鑽到另外的羊的肚子底下去。

『嘿，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忽然一個陌生的聲音說話了。

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瘦瘦的個子，微微有點僵僵，有着一副高爾基式的面型和鬍鬚，只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靜靜的望着擁擠在欄裏的羊羣。

「豹子？吃了你幾個羊羔？」

「噫，豹子。今年南泥灣開荒的太，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

「哈……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於是便問道：「這是麻塔村麼？我們要找茹村長。」

「這搭就是，我就是村長，叫茹克萬。嘿，回來，回審裏來坐，同志！你們從鄉上來，走熬了吧。望兒媳婦！快燒水給同志喝。」

二 老村長

「叫兄弟，快快起，拾柴担水把牛餵；雞兒叫，狗兒咬，莊裏鄰家聽見了，叫大夥，快快起，抬頭看，真早哩，急忙起來拿上衣，……」

誰在院子裏小聲唱着呢。我睜開眼睛，審裏還是黑洞洞的，窗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

「老村長！快起來！今天咱起在頭裏了，哈……」這唱歌嗓子在窗外低低的喊着。沒聽到回音時，他便又喊了：「老村長！老村長！」

「別叫喚了，他老早就起身了，咱們審裏還盛得有同志呢。」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

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她的形體更使我感到像個小孩子。

『村長起身真早。』我輕輕問她。

『有時還早呢。上年紀了，沒有覺。本來還可多躺躺兒，不行，好操心末，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滿村子去催變工隊上山，他是隊長啦。同志，你多歇會兒，還早。』

『唱歌的是誰？誰教他唱的？』

『是茆丕珍。誰教他，這還要教？茆丕珍是個快活人，會編，會唱，會說笑話，會吹管子，是個好勞動呢。變工隊的組長，不錯，好小伙子。』

我看不見她，但聽她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羞澀的笑容，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心裏有些疼，便同她談起家常來。

這婆姨是個柳拐子，不知道是因為得了病才矮小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病。她的四肢都伸不直，關節骨在瘦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就像柳樹的節一樣。她的頭髮又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因為老了脫落的，像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下地行走很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納鞋底，紡線線，很少人來找她拉話。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歡迎有人跟她談，談話的時候，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好像在求別人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談久了，不覺的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與

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稚的表情。

『他是個好人，勤儉、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又沒有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的孩子，十個月就抱了過來，咱天天餵米湯，拉到十七歲上了，望兒攔羊，他媳婦年時才娶過來，十四歲，貪玩，還是個娃娃家，頂不了什麼。』

睡在她背後的望兒媳婦也翻了翻身，我猜她又再笑，她常常憨憨的望着我笑。悄悄的告訴我，她說她歡喜公家婆姨。接着她坐起來了，摸摸索索的下炕，準備做早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要去看變工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刨梢。這時天還只黎明，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

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的回答我：

『說不上，咱是個笨人，比不上棗園有勞動英雄。年時勞動英雄在「邊區」●和別人挑下了戰，要爭取咱二鄉做模範。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垧荒地，梢大些個，鋤頭

手也不多，只好多操心，後晌還要上山去看看呢，抓得緊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笨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的事嘛！」

老村長六十三歲了，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革命後才有了一點地，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垧地安了莊稼，又合夥攔了六十多頭羊。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他說：『咱是本分人，鄉長怎樣講，咱就這樣辦，革命給了我好日子，我就聽革命的話，勞動英雄是好人，他的號召也不會錯。』因為他人平和、公正、能吃苦，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他們說：『老村長沒說的，是好人，咱們都聽他。』他人老了，刨不了梢，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務瓜菜，餵牲口，檢查變工隊，他是隊長。他勸別人勤開地，千萬別亂倒生意，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他說：『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的話是好話，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依正人就能做正人，依歪人沒下場。』

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他都像談到自己的子弟一樣，完全了解他們，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不失去希望：

『那個紡二十四個頭襪子紗的叫郝不榮，有病，掏不了地，婆姨漢兩日子都紡線，

也沒兒子，光景過得不錯，心裏還不够明白，不肯多下勁，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不過，識字，讀得下「羣衆報」，我要他唸給大家聽，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說起馮實有家的婆姨，他就哈氣，說這村上就她們幾個不肯紡線，因為她們家光景好，有家當，勸說也不頂事。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全村子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看她們心裏活動不活動。」

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今年就沒有了。二十九家人有二十五輛紡車，是二鄉婦紡最好的村子，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垧，超過了三十垧，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靠得住。他立有村規，要是有人犯了規，盛在家裏不動彈，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全村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弗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

三 娃娃們

望兒媳婦聽到外窩裏有腳步聲音，心裏明白是誰，便忙着去搬紡車。一個穿大紅棉襖、繫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歪着頭望着那柳拐子婆姨。

『走！蘭道！到你家院子裏去。』望兒媳婦把紡車揹在背上走了出來，會意的望着這

小女子一笑。

「嘻！」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扭頭就跟在望兒媳婦身後跑。她們都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又咕咕噥噥起來了。她們却跑得更快，而嘴却噙得更開了。

任香也在蘭道家的院子裏等着她們。

三個人安置好紡車，便都坐下來開始工作。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納鞋幫，爸爸生病剛好，啥事也不做，靠在木柴堆上晒太陽，望着他的小女子蘭道。時時在蘭道望過來的時候，便送給她一個慈藹的笑。

這女子才九歲，圓圓的面孔，兩顆大眼睛，睫毛又長又黑，紮一個小辮子，穿一件大紅布棉衣，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她是她父母的寶貝，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意味着自己的幸福，因此時時都在跳着，跑着，不安定，總是滿足的笑着。

任香也有十四歲了，黑黑的臉孔，高高的鼻子，剪了髮，却非常之溫和沉靜。她和望兒媳婦、蘭道都非常之要好，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來紡線線。

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便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着。

「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不，不成！看你才紡的那麼一點點，又調皮，再不聽話就不讓你紡了，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

於是她便又跳到爸爸面前，說她沒有棉花條了。老爸爸便到窖裏替她拿了來。她然後再坐到車子跟前，歪着頭，轉着車輪，唱起昨天剛學會的：

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

棉花變成線呀唸唸的。

『這猴女子淘氣的太，』她媽又告訴我了，『平時看見這莊子上婆姨女子都紡線線，也成天吵着要紡，咱不敢叫她紡，怕她糟蹋棉花。今年吵的沒辦法，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就算讓她玩玩，不圖個啥利息；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的，一年也能賺九斗米，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蘭道只是看見她媽那愉快的笑容，就知道在說她自己，抿着嘴也笑了起來，紡車便轉得更起勁。

比蘭道還要小也在紡線的有賀光勤家的金豆。金豆才七歲，頭髮披散着，垂到脖子邊，見人就羞得把頭低下去，或者跑開了又悄悄的望着人，或者等你不知覺時猛然叫一聲來嚇唬你。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線。看見蘭道有了紡車，便成天同她媽吵。她媽忙得連

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她等着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她紡得並不壞。我去看她們的時候，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她赤着腳盤坐在炕上紡線線。

『咱們金豆的線線可紡得好，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要做女狀元的啦。』她媽一邊撿梭屋子一邊笑着同我說。我便也順着她逗金豆玩：『對，明日跟咱們一道走延安去，你媽已經應承下啦！』

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又安心去紡了。

上邊密邊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姐，瘦瘦的，不說話，閃着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的紡着。紡線對於她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了。年時她死了爸，留下她媽、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她拾柴，打掃屋子，餵豬餵雞，紡線線，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她全年的計劃，別的不算，是四十斤花。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二石八的小米，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她才十一歲，比蘭道高不了很多，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她是她媽得力的幫手，全村的人都說這忒成。

四 看誰紡的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他婆姨。這時全村只有一

個從河南來的瞎子老婆會紡，她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這事真新鮮，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村長就勸說，大家便也拿這車子來學，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紡線的熱潮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線有一斤棉花，紡五斤線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大家都嚷着利大的太，冬天都穿了新棉衣，也換了被頭。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工廠爲提高質量把線分成了幾等，要頭等線才能拿一斗米的工資，而紡頭等線的人實在太少。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她們想了辦法：只要你入股一萬元，便可借到棉花三斤，紡成了線，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疋四八布，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別人也跟着入了股。可是大家仍要說工廠把她們的線子評低了。向着我們總是發牢騷，希望我們會替她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道』些，把她們的線評成頭等。

我們看了她們的線，實在不很好，車子欠考究，簡直有些馬馬虎虎湊在一起就算了。於是我們替她們修車子。有的高興了，有的人還覺得車改了樣，紡起來不習慣，又把車子弄回原來的樣子。我們不得不同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她們的質量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婦紡競賽會。

一吃過午飯，山上的婆姨們挽着柳條籃子下山來了。紡車由她們的娃娃們或者留在

家裏的老漢替她們揩着，像趕廟會一樣笑着嚷着。住在底下一層的婆姨女子們也自己拿着盛棉花條的小盒盒跟在紡車後邊，走到山坡坡上的那丕榮家的院子裏去，紡車也是揩在娃娃們的肩上。也有自己揩紡車的，如同望兒媳婦，如同賀光勤家的。老太婆們也拿着捻線錘子趕來看熱鬧。村長婆姨已經一年多沒出過院子，今天也拿着一個線錘一拐一拐的走來看熱鬧，她不算參加比賽，車子讓給她望兒媳婦了，她望兒媳婦是婆婆共一把車子的。小孩們更一堆擠在這裏瞧，一堆又擠在那裏瞧。蘭道老早已經把她的車子放在許多車子中間，得意洋洋的坐在那裏唱：『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金豆沒有車子，不能參加比賽，用小拳頭打着她媽。老村長和文化主任很忙碌，清查人數，寫名字，點香。我們一邊幫着他們寫，一邊替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說明那些道理。

老村長講話了：『……咱們的線紡得不好，工資就低，織的布就不耐穿。今日個大家比賽，看誰家紡得快，紡的勻，咱們要紡的好，就要考究車子，考究門道。紡的好的有獎品，還要她把門道講給大家聽，這幾位同志也會幫咱們講解……』

『唉，紡就得了，還有啥門道呢。』有誰在笑了。

『對着嘛！老村長講的對，要紡得好的說說她的竅訣嘛。』又有誰讚嘆着。

『咱們車子不頂事……』大家又一陣囑囑起來。